

語義有定還是語用有定

以澄海話量名短語的兩種解讀為例

張慶文 [Qingwen Zhang]、金佳 [Jia Jin]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 香港中文大學 (深圳)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本文以澄海話的量名短語為研究對象，考察了澄海話量名短語的句法位置及其語義解讀之間的關係。調查發現，主語位置上的量名短語通常是有定的，賓語位置上的量名短語通常是無定的，但如果量名短語是控制句中的賓語控制語，或者量名短語是受損或受惠題元角色時，可以有無定、有定兩種解讀。我們認為，量名短語有定、無定兩種解讀情況的出現，是句法條件與語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句法上來說，量名短語都是中心語D為空的DP短語，無定量名短語的D由存在量詞為其賦值，而有定量名短語的空D由DisP中的先行詞為其賦值，量名短語的有定解讀應該看作是語用有定。

關鍵詞：量名短語，有定，無定，句法限制，語境

1. 引言

量名短語的語義解讀以及由此引出的漢語名詞短語的有定和無定問題是漢語語言學界近年的熱點問題之一 (Yen-hui Audrey Li 1998, 1999; Cheng & Sybesma 1999, 2005; Simpson 2005; Wu & Bodomo 2009等)。自從Abney (1987)提出DP假設以來，一般認為充當論元的名詞短語需要在句法上投射為DP (Pollock 1989; Longobardi 1994; Szabolcsi 1994等)，漢語由於沒有類似英語的*the, a/an*那樣的冠詞佔據D的位置，所以對漢語名詞短語的句法分析一直以來存在分歧 (Yen-hui Audrey Li 1998, 1999; Cheng & Sybesma 1999, 2005, 2012; Simpson 2005; Wu & Bodomo 2009等)。一種觀點 (Yen-hui Audrey Li 1998, 1999; Simpson 2005; Wu & Bodomo 2009)認為漢語雖然沒有冠詞，但漢語充當論元的名詞短語應該也投射為DP；同時，基於粵語、溫州話等一些方言中量名短語的語法表現，Cheng & Sybesma (1999; 2005; 2012)提出漢語的有

定名詞短語並未投射為DP，而是投射為CIP，相應地，漢語普通話的光杆名詞短語在作有定解讀時也投射為CIP，跟粵語不同的是，普通話光杆名詞短語的中心語需要經過中心語移位，即NP的中心語N需移到量詞短語的中心語CI位置。

針對上述問題，近年來雖然有一些討論（Cheng & Sybesma 1999, 2005; Simpson 2005; Wu & Bodomo 2009等），但討論大多是基於普通話、粵語、溫州話等方言，對其他方言量名短語的語法表現和語義解讀關注較少。本文擬以澄海話的「量名短語」為研究對象，通過量名短語在不同句法位置上的語義解讀，重新思考漢語量名短語與名詞有定性之間的關係以及漢語名詞短語的句法結構。

與粵語一樣，澄海話的量名短語也可以單獨使用，並且量名短語在主語位置上通常是有定的，如(1a)中的「本書」是「這本書」，而在賓語位置上通常是無定的，如(1b)中的「本書」是「一本書」：

- (1) a. 本書過好睇。
這本書真好看。
- b. 我來買本書。
我去買本書。

除此之外，澄海話的量名短語在有些情況下可以有兩種解讀，比如，下例中的量名短語「個學生」，根據不同的語境，可分別理解成無定的「一個學生」和有定的「那個學生」。

- (2) a. 我對個學生青罵白罵。
我把一個/那個學生劈頭蓋臉地罵。
- b. 我叫個學生來相輔。
我叫一個/那個學生來幫忙。

本文將對澄海話量名短語的句法分佈和語義解讀進行觀察，嘗試從句法、語用角度對量名短語的兩種解讀做出解釋。在對澄海話和其他方言量名短語進行對比的基礎上，本文試圖找出量名短語語義解讀的共性，進一步探討量名短語的句法結構，希望對量名短語的語義解讀和句法、語用之間的關係有進一步瞭解。

本文共分5節，第2節觀察澄海話量名短語的句法分佈及其語義解讀之間的關係，第3節討論具有兩種語義解讀的量名短語，並從句法和語用角度對量名短語兩種解讀產生的原因做出解釋，第4節探討量名短

語的句法結構以及句法、語用限制對量名短語不同語義解讀的影響，第5節是結論部分。

2. 量名短語的句法分佈及其語義解讀

澄海位於廣東省東部潮汕地區的韓江三角洲出海口，是汕頭市的下轄區，東北、西北、西南分別與潮州市的饒平縣、潮州市和汕頭市的龍湖區接壤，東南與南澳縣隔海相望，這些地方都屬於典型的潮汕地區。澄海話屬於潮汕話的一個分支，在《中國方言地圖集》(Wurm & Liu 1987)上被歸為閩語閩南片區的潮汕片。本論文的第一作者是澄海話的母語者，文中所用語料均由其提供，並經其講澄海話的親屬核實。

如前所述，澄海話的量名短語與粵語的量名短語一樣都可以獨立使用，並都有有定和無定兩種解讀。一般來說，澄海話主語位置上的量名短語是有定的，而賓語位置上的量名短語是無定的。例如：

- (3) a. 本書過好睇。
這本書真好看。(主語，有定)
- b. 我來買本書。
我去買本書。(賓語，無定)

本節將對澄海話量名短語的句法分佈進行詳細考察，著重觀察量名短語的句法分佈與其語義解讀之間的關係。

2.1 主語位置上的量名短語

本節將考察主語位置量名短語的語義解讀。首先我們觀察單句主語位置上的量名短語，例如：

- (4) a. 本書過好睇。
這本/*一本書真好看。
- b. 個囡囡生來雅絕。
那個/*一個小孩子長得漂亮極了。

觀察發現，例(4a)和(4b)兩個句子主語位置上的量名短語「本書」和「個囡囡」都只能解讀為有定意義的「這本書」和「那個小孩」，量名短語的無定解讀是不合法的。

下面觀察小句主語位置的量名短語：

- (5) a. [本書二十銀]過貴。
這本/*一本書(賣)二十塊太貴了。(主語小句)
- b. 伊咁[個囡囡生來雅絕]。
他說那個/*一個小孩長得漂亮極了。(賓語小句)¹
- c. 阿明食到[碗飯了了]。
阿明吃得這碗/*一碗飯光光。(補語小句)
- d. [個囡囡尚惜]許件衫
這個/*一個小孩最喜歡的那件衣服(關係小句)
- e. [個囡囡唱歌]支聲
這個/*一個小孩唱歌的聲音(名詞補足語小句)

可以看出，不論是主語小句、賓語小句、補語小句、關係小句還是名詞補足語小句，只要量名短語處在主語位置，那就只有有定解讀，無定解讀都是不合法的。

下面是量名短語在不同句式中做主語時的語義解讀：

- (6) a. 個囡囡過易關騙。
這個小孩/*一個小孩真容易哄。(受事主語句)
- b. 個蘋果乞伊洗去食。
這個蘋果/*一個蘋果被他洗完吃了。(被動句)
- c. 片牆乞伊倒落去。
那面/*一面牆給倒了。(蒙受句)

例(6)的例子包含受事主語句、被動句及蒙受句等多種句式，但這些句式的主語都是由受事題元來充當，觀察發現，無論是何種句式，只要量名短語在主語位置就只有有定意義的解讀。

雖然普通話的主語通常也是由有定名詞短語充當(Chao 1968; 朱德熙1982等)，但在某些情況下也允許無定名詞短語做主語(范繼淹1985; Lee 1986; Xu 1997; Tsai 2001; Huang et al. 2009; 陸燦、潘海華2009)。正如Kuroda (1972)指出的那樣，主語的指稱根據句子是表達直接判斷(thetic judgment)還是主題判斷(categorical judgment)可分為兩種情況：主題判斷由於是表述事物持久的性質或狀態，因此主題判斷句

1. 主句謂語為感官動詞時，賓語小句主語位置的量名短語同樣為有定解讀，例如：我聽著只狗仔在叫(我聽到那只狗/*一隻狗在叫)。

的主語只能是有定而不能是無定名詞短語；而直接判斷句描述的是說話者觀察到的事件，強調的是事件的存在性，此種情況下，主語可以是無定名詞短語。如下例所示，普通話在表達直接判斷時，允許無定名詞短語做主語：²

- (7) a. 昨天一個孩子從樹上掉下來了。
b. 一個警察來找過他。

但我們發現澄海話的量名短語作主語時，即便在直接判斷句中也只有有定解讀：

- (8) a. 昨日個囡囡同樹頂跋落來。
昨天這個/*一個孩子從樹上掉下來了。
b. 昨日個警察來找伊。
昨天那個/*一個警察來找過他。

例(8)中的兩個句子都是直接判斷句，是說話人描述觀察到的事件，但是澄海話的量名短語即使出現在這些句子的主語位置，也只有有定解讀，無定解讀是不合法的。如果要得到無定解讀，必須要在量名短語之前加存現動詞「有」。

除此之外，普通話中還有其他一些句式，可以允許出現無定名詞主語，但澄海話的量名短語出現在這些句式的主語位置時，要麼只有有定解讀，要麼句子是不合法的。例如：

- (9) a. 要是只象鼻長長，就硬虎過趣味。
如果這隻大象/*一隻大象鼻子很長，就一定很可愛。
b. *個人硬會孤獨。
*那個人/*一個人一定會孤獨。

2. 注意例(7)的接受度與說話人的母語（確切地說是母語方言）背景有關，例(7)這組例句在普通話中是可以接受的，特別是對來自北方官話區的人來說是非常自然的句子。作者與范繼淹(1985)等學者的語感一致，也認為這兩個句子是可以接受的。當然，在量名短語之前插入「有」字會接受度更高。表達直接判斷的這類句子跟表達主題判斷的句子的最大不同在於，這些句子都是表示過去發生的偶然事件(episodic event)，按照Schubert & Hwang (1989)、Dobrovie-Sorin (1997)、Choi & Romero (2008)等學者的觀點，在這類句子中含有一個存在算子，可以約束無定名詞，所以，例(7)的兩個句子雖然都屬於內主語，但是由於句子中含有存在算子，所以存在動詞「有」可以不出現。

- c. *個人唔夠，要找五個人去。
*那個人/*一個人不夠，要找五個人去。
- d. 個珠娘結婚了，可能會想生囡囡。
那個/*一個女人結了婚，可能會想生孩子。

上例中，(9a)是假設句，(9b)包含認識情態動詞(epistemic modal verb)「硬」和義務情態動詞(deontic modal verb)「會」，(9c)是數量意義，(9d)是通指(generic)用法，普通話的這些句式中，都可以允許無定名詞短語充當主語，但是澄海話的量名短語出現在這些句子的主語位置時，要麼只允許有定解讀(9a)、(9d)，要麼整個句子都不合法。

上面的例子都是由典型的量名短語來充當主語，除此之外，蔡維天(2010)認為漢語的主語也可參照Diesing (1992)分為內主語和外主語兩種類型。從句法結構上來說，內主語處於詞匯層(lexical layer)，而外主語處於屈折層(inflectional layer)。就兩類與量名短語有關的主語而言，從形式上來看，單獨使用的量名短語是外主語(10a)，而受存現動詞「有」約束的量名短語是內主語(10b)，從語義解讀上來說，外主語表達有定意義，內主語表無定意義，原因在於內主語需要受存現動詞「有」的約束，而存現動詞「有」在語義上通常被認為是存在算子(existential operator)。如下例所示：

- (10) a. 個學生有來找我。(外主語，有定)
b. 有個學生來找我。(內主語，無定)

澄海話中的量名短語同樣存在內外主語的區別，我們來看以下例句：

- (11) a. 我睇有個學生在哭。
我看見了那個/*一個學生在哭。(外主語，有定)
b. 我睇著有個學生在哭。
我看著有*那個/一個學生在哭。(內主語，無定)

這兩個句子表面看起來類似，句子中都含有「有」字，「個學生」都出現在「有」之後，但這兩句中的「有」字性質不同，(11a)中的「有」字是動詞「睇」的補語，與「睇」構成一個述補結構的完結動詞「睇有」，而(11b)中的「有」是存現動詞，由於「有」的性質不同，導致這兩個句子中量名短語語法功能的不同。(11a)中的主句謂語是「睇有」，後面跟一個賓語小句「個學生在哭」，「個學生」充

當小句的外主語，觀察發現，充當小句主語的量名短語只有有定的解讀；(11b)中的主句謂語是「睇著」，其後跟一個存現小句充當其實語，量名短語「個學生」受存現動詞約束，充當小句的內主語，與(11a)中的量名短語不同，被存現動詞「有」約束的量名短語「個學生」只有無定解讀。這兩個例句中的內外主語的語義解讀與蔡維天(2010)的觀點是一致的，即內主語是無定解讀，而外主語是有定解讀。這兩個例句的句法結構顯示如下：

- (11') a. [_{TP}我睇有[_{TP}個學生[_{VP}在哭]]
 b. [_{TP}我睇著[_{VP}有個學生[_{VP}在哭]]

表面看來這兩個句子都是雙小句(bi-clausal)結構，但是，這兩句中的賓語小句的句法地位是不同的，(11'a)的主句謂語選擇一個TP充當其補足語，外主語「個學生」是TP的主語，而(11'b)的主句謂語選擇的補足語是vP，內主語「有個學生」充當vP的主語。

例外的是，有一類非存現句也可以有內、外主語之別，這類句子的外主語跟內主語之間通常具有領屬關係，與存現句的內主語不同，與外主語具有領屬關係的內主語是有定解讀。例如：

- (12) a. 伊可能個腦有問題。
 他可能腦子有問題。
 b. 伊常常只車放在門口。
 他常常把車子停在門口。

在上述例句中，外主語都是內主語的領有者，以(12a)為例，內主語「個腦」一定是外主語「伊」的腦子，而(12b)中的內主語「只車」也是屬於外主語「伊」的，由於外主語和內主語之間的領有關係，內主語需要受到外主語的約束，內主語的所指因而受到外主語限制，因此，內主語只能是有定解讀。

值得注意的是，主語位置的量名短語雖然都是有定解讀，但是它們的使用實際上也受到一定限制，即當量名短語出現在主語位置時，通常需要在語境中有一個說話人和聽話人雙方都能看得到或雙方都知道的個體存在。需要說明的一點是，雖然主語位置的量名短語與一般有定名詞短語一樣，其有定解讀需要語境的支持，說話雙方應該都知道個體的存在，但與一般有定名詞短語不同的是，語境的支持只能保

證主語位置的量名短語得到有定解讀，其他位置的量名短語通常還是無定的解讀，換句話說，量名短語的有定解讀是句法和語境共同作用的結果，兩個限制條件缺一不可。本文第4節將會對這一問題進行詳細討論。

2.2 賓語位置的量名短語

本節主要考察賓語位置的量名短語的語義解讀。首先來看單句中的賓語：

- (13) a. 我來買**本書**。
我去買**本書**/***這本書**。
b. 牆頂貼有**幅畫**。
牆上貼著**一幅畫**/***這幅畫**。

例(13)中的量名短語「本書」和「幅畫」都在單句的賓語位置，它們在句中只有無定解讀，有定解讀是不合法的。值得注意的是，量名短語並不能充當所有動詞的賓語：

- (14) a. 伊生來**肖**個明星。
他長得像*那個/一個明星。(狀態動詞)
b. 伊要**問**條問題。
他要問*那個/一個問題。(動作動詞)
c. 伊**睇**著個學生。
他看到*那個/一個學生。(達成動詞)
d. ??伊**睇直**本書。
他看完那本/一本書。(完結動詞)

可以看出，量名短語可以做狀態動詞(14a)、動作動詞(14b)和達成動詞(14c)的賓語，並且在這些位置上只有無定解讀，但在充當完結動詞(14d)的賓語時句子卻非常不自然。³量名短語如若充當完結動詞的賓語，需要將量名短語提到句首位置，前置的量名短語與受事主語一樣只有有定解讀。

3. 這句的不合法有可能與澄海話完結動詞的結構有關，完結動詞在澄海話中都是述補結構，如果完結動詞後面再跟一個量名短語充當其賓語，在句法上就又增加了一個補足語，如果沒有其他功能性成分選擇量名短語做其補足語的話，就會違反雙分支條件。

- (14') d. 本書伊睇直了。
那本/*一本書他看完了。(完結動詞)

下面再來觀察動詞所帶的體標記是否會影響量名短語的語義解讀：

- (15) a. 伊有叫個相輔。
他叫了*那個/一個保姆。(完成體)
- b. 伊在罵個後生团。
他在罵*那個/一個年輕人。(進行體)
- c. 伊買過本新華字典。
他買過*那本/一本新華字典。(經歷體)

上述例句顯示，動詞之後即使加上體標記，不論是完成體、進行體還是經歷體標記，其後的量名短語的語義解讀也不會改變，亦即量名短語只有無定解讀，沒有有定解讀。

有趣的是，在粵語及其他一些潮汕方言中，雖然賓語位置的量名短語經常是無定解讀，但如果賓語位置的量名短語的指稱對象在前述語境中出現過，量名短語可以是有定的。但在澄海話中，即便是前句中出現過某一個體，也無法在賓語位置使用量名短語指代前述個體：

- (16) a. 佢前日睇書店見到一本句法學嘅新書。最後，佢買咗本書。(粵語)
他前天在書店看到一本句法學的新書。最後，他買了這本書/*一本書。
- b. 伊前日在書店睇著本句法學個新書。#上尾，伊有買本書。(澄海話)
他前天在書店看到一本句法學的新書。最後，他買了*這本書/#一本書。

在上面的粵語例句中，量名短語「本書」雖然處在賓語位置，但由於前句提到了「一本句法學嘅新書」，所以，量名短語只能是有定的解讀，無定解讀反而不合法。與粵語不同，澄海話的例子中，雖然前句出現過「本句法學個新書」，但是後續句子中賓語位置的量名短語仍然不能是有定解讀，在此種場景下，只能使用指量名短語來回指前句的「本句法學個新書」。雖然主語位置的量名短語要求語境中必須出現先行詞，但語境中的先行詞並不能夠使賓語位置的量名短語得到有定解讀，這說明語篇中的先行詞雖然是量名短語有定解讀的必要條件，但並不是量名短語有定解讀的充分條件。

下面觀察量名短語在嵌套小句中做賓語的情況：

- (17) a. [伊買件衫]用過久。
她買一件/*那件衣服花了很長時間。（主語小句）
- b. 我睇著[伊去買本書]。
我看見他去買一本/*那本書。（賓語小句）
- c. 老張畏到[去買本書]。
老張無聊得去買了一本/*那本書。（補語小句）
- d. [牆頂貼幅畫]許間房
牆上貼著一幅/*那幅畫的那間房（關係小句）
- e. [唱條歌]個請求
唱一首/*這首歌的請求（名詞補足語小句）

例(17)中包含主語小句、賓語小句、補語小句、關係小句和名詞補足語小句，觀察發現，無論何種小句，只要量名短語在其中充當賓語，那麼量名短語就只有無定解讀，有定解讀都是不合法的。

接下來觀察的是雙賓句中的量名短語，分別考察量名短語做間接賓語和直接賓語的情況：

- (18) a. 我有乞個學生幾本書。
我給了一個/*那個學生幾本書。（間接賓語）
- b. 我要教個學生潮汕話。
我要教一個/*那個學生潮汕話。
- c. 我有乞我個學生本英文書。
我給了我的學生一本/*那本英文書。（直接賓語）
- d. 我要問王老師條問題。
我要問王老師一道/*那道問題。

從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量名短語無論充當間接賓語還是直接賓語，其語義解讀都是無定的。即使直接賓語和間接賓語同時由量名短語充當，也沒有例外：

- (19) a. 我有乞個學生本小說。
我給了一個/*那個學生一本/*那本小說。（間接賓語、直接賓語）
- b. 我要借乞個後生团只摩托車。
我要借給一個/*那個年輕人一輛/*那輛摩托車。

最後，我們觀察量名短語充當介詞賓語的語義解讀：

- (20) a. 師傅用支刀來雕花。
師傅用一把/*那把刀來雕花。
- b. 向片牆倚二十分鐘。
向著一面/*那面牆站二十分鐘。
- c. 我著拍個電話乞個學生。
我得打個電話給一個/*那個學生。
- d. 張肖影我夾在本書底。
那張照片我夾在一本/*那本書裡。
- e. 伊人會在個有好個餐廳點好加菜。
他們會在一個/*那個好餐廳點很多菜。

上例顯示，量名短語做介詞「用、向、乞、在」的賓語時，其語義解讀也都是無定的。

2.3 句法位置與量名短語的解讀

從上面的觀察可以發現，量名短語做主語時，其語義解讀基本都是有定的，只有在充當內主語並且被存現動詞約束時，才會出現無定的解讀，而當量名短語做賓語時，基本只有無定的語義解讀。量名短語在不同句法位置的語義解讀可歸納如下：

表 1. 量名短語的句法位置及其語義解讀

	句法功能	語義解讀
主語	單句主語	有定
	小句主語	有定
	外主語	有定
	內主語 被「有」約束	無定
	被「領有者」約束	有定
	受事主語	有定
賓語	單句賓語	無定
	小句賓語	無定
	直接賓語	無定
	間接賓語	無定
	介詞賓語	無定

3. 量名短語的兩種解讀

從第 2 節的觀察來看，澄海話量名短語在主語位置基本都是有定解讀，而在賓語位置時其解讀都是無定的。但有趣的是，在以下兩種結構中，量名短語可以有兩種解讀：

- (21) a. 伊叫個學生入來。
 她叫一個/那個學生進來。（兼語句）
- b. 伊騙個老人去買保健品。
 她騙一個/那個老人去買保健品。
- (22) a. 伊對個學生青罵白罵。
 她把一個/那個學生劈頭蓋臉地罵。（介詞賓語）
- b. 伊佻個學生補習英語。
 她幫一個/那個學生補習英語。

上例顯示，當量名短語出現在兼語句中或做介詞「對、佻」的賓語時，它既可以有有定解讀，也可以有無定解讀。本節我們將分別考察兼語句中和一部分介詞之後出現的量名短語，並從句法和語用上解釋為什麼這兩種結構中的量名短語可以有兩種解讀。

3.1 兼語句中的量名短語

兼語句是傳統語法的說法，它的表面句法結構為 $NP_1 + Pr_1 + NP_2 + Pr_2$ ，其中 NP_2 既是主句謂詞 Pr_1 的賓語，同時又是後面小句謂語 Pr_2 的主語， NP_2 看起來是身兼兩職。我們下面來看澄海話量名短語在兼語句中的語義解讀：

- (23) a. 我勸個老人去醫院。
 我勸一個/那個老人去醫院。
- b. 伊騙個老人去買保健品。
 她騙一個/那個老人去買保健品。

我們以 (23a) 量名短語「個老人」為例，它一方面可看作主句謂語「勸」的賓語，另一方面，又可看作小句謂語「去醫院」的主語，因此，「個老人」在此處即是「身兼二職」的 NP_2 ，從它的語義解讀來看，作為兼語成分的量名短語，既可以有無定解讀也可以有有定解讀。

讀。(23b)中的「個老人」與此類似，它作為兼語成分，同樣具有無定和有定兩種解讀。

3.1.1 控制句與量名短語的語義解讀

傳統語法中的兼語句在生成語法中通常被分析為控制句（邢欣1990；成鎮權2007；張孝榮、張慶文2014等）。在控制句的分析中，NP₂不再承擔身兼二職的功能，而只被看作主句的賓語，至於從句的主語則被看作一個空代詞PRO，由NP₂充當它的控制語，由於控制語在結構上與被控制語有成分統制(C-Command)的關係並與其同標，因此，空代詞PRO與其控制語NP₂在語義上同指。我們仍以(22)為例：

- (23') a. [TP我勸個老人_i[CP PRO_i去醫院]]
 b. [TP我騙個老人_i[CP PRO_i去買保健品]]

如上所示，這兩個句子都是雙小句結構，其中的量名短語「個老人」只是主句的賓語，而不再被分析為兼語成分，小句的主語由空代詞PRO來充當，由於這個空代詞沒有具體的語義所指，因此，需要受到主句賓語「個老人」的控制，與「個老人」在語義上同指。作為主句賓語的「個老人」在句子中便成為控制語，而這種兼語句就被看作是賓語控制句。

除了典型的兼語句外，漢語中的允讓句和致使句也可看作是控制句（張孝榮、張慶文2014等）。下面看一下澄海話允讓句和致使句中的量名短語的語義解讀：

- (24) 伊乞個學生入來。
 她讓一個/那個學生進來了。（允讓句）
 (25) 我害個學生考唔及格。
 我害得一個/那個學生考不及格。（致使句）

如前所述，允讓句和致使句與兼語句的句法結構相同，在句法上都可分析為控制句，NP₂作為主句賓語，同時與小句主語同指，是小句主語PRO的控制語，例如：

- (24') [TP伊乞個學生_i[CP PRO_i入來]]
 (25') [TP我害個學生_i[CP PRO_i考唔及格]]

如(24-25)的普通話對譯所示，與同為控制句的兼語句一樣，允讓句和致使句中的量名短語同樣具有無定和有定兩種解讀。

除上述典型的控制句外，還有一類非典型的控制句，其控制語與空代詞PRO不在相鄰位置，例如：

- (26) a. 我乞個學生二十銀去買參考書。
我給了一個/那個學生二十塊去買參考書。
b. [_{TP}我乞個學生_i二十銀 [_{CP} PRO_i去買參考書]]

例(26)是一個包含雙賓成分的兼語句，其中的間接賓語「個學生」可看作小句主語PRO的控制語(26b)，但與之前討論的控制句不同，控制語「個學生」與空代詞PRO之間並不相鄰，其間還有直接賓語「二十銀」阻隔，但即便如此，量名短語同樣可有無定和有定兩種語義解讀(26a)。

有趣的是，英語中的賓語控制語並不一定是定名詞短語，無定名詞短語充當控制語的情況並不鮮見(27a)。但是澄海話中做賓語控制語的量名短語出現在同樣的句子中時，仍然具有兩種解讀：

- (27) a. *I'll find a helper to take care of him.*
b. 我要找個學生來照顧他。
我要找一個/那個學生來照顧他。

上面一組例子中的控制句都是尚未發生的未然(irrealis)事件，作為控制語的主句賓語應該更傾向於使用無定名詞短語，如上例所示，英語控制句中的控制語*a helper*便是無定名詞短語，雖然在此種情況下，澄海話做控制語的量名短語其優先解讀(preferred reading)是無定解讀，但是有定解讀仍然是合法的。

3.1.2 控制句中的量名短語：是否控制語與是否兩解

上一節討論的量名短語都是控制句中的控制語，本節將觀察是否控制句的所有量名短語都可以有兩種解讀，同時考察量名短語的語義解讀與控制語之間的關係。

首先來考察述補結構，述補結構也被看作控制句的一種(Yafei Li 1995; Huang et al. 2009等)，只不過與上節討論的賓語控制句不同，述補結構通常被看作主語控制句。述補結構中的補語從句，其主語也是由空代詞PRO充當，其語義所指與主句主語一致。請看下例：

- (28) a. 個學生行到通身汗。
 *一個學生/這個學生走得滿身汗。(述補結構)
- b. [_{TP}個學生_i行到 [_{CP} PRO_i通身汗]]

上例中的主句主語為量名短語「個學生」，補語從句的主語PRO受主句主語「個學生」控制，並與其同指(28b)，(28a)顯示主句中的量名短語在此種情況下只有有定解讀。實際上，這與第一節觀察到的主語位置的量名短語是一致的，只要量名短語處於主語位置就只有有定意義的解讀。

接下來考察的連動句與述補結構類似，按照Huang (1982; 1984)提出的廣義控制規則(Generalized Control Rule)，連動句也可以看作一種主語控制句(Huang 1982, 1984; Tang 1990; 鄧思穎2010; 張孝榮、張慶文2014等)，具體來說，連動句中的控制語是主句主語，而非主句賓語。例如：

- (29) a. 我攜個電腦去寫作業。
 我帶一個電腦/*那個電腦去寫作業。(連動句)
- b. [_{TP}我_i攜個電腦 [_{CP} PRO_i去寫作業]]

如例(29b)所示，句中的主句主語「我」是小句主語PRO的控制語，即主句主語「我」與小句主語PRO在語義上同指，雖然句中有個量名短語「個電腦」，但處在賓語位置的量名短語在主語控制句中並不是控制語，它在語義上只能有無定解讀(29a)。

最後一種情況是我們上節討論的賓語控制句：

- (30) a. 我叫個學生去上課。
 我叫一個學生/那個學生去上課。(兼語句)
- b. [_{TP}我叫個學生_i[_{CP} PRO_i去上課]]

如前所述，兼語句中的量名短語位於賓語位置，是小句主語PRO的控制語，在此情況下量名短語有兩種解讀。

上述觀察表明，量名短語的語義解讀與其句法位置以及量名短語是否為控制語有密切關係。從下表可以看出，當量名短語處於主語位置時，無論其是否控制語，都只有有定的語義解讀，而當量名短語處於賓語位置時，情況稍有不同：如果量名短語是控制語，那麼它可以有兩種解讀，如果量名短語不是控制語，那麼它就只有無定的解讀。

表 2. 量名短語的句法位置、是否控制語及其語義解讀

是否主語	是否控制語	是否有定
+	+	+
+	-	+
-	+	+/-
-	-	-

與第 2 節的觀察一致的是，主語位置是一個強限制條件，只要量名短語出現在主語位置，那麼它便只有有定的解讀；與第 2 節的觀察稍有不同的是，雖然賓語位置的量名短語通常是無定解讀，但如果量名短語同時滿足控制語這一句法限制條件的話，那麼量名短語便可以有無定和有定兩種解讀。

下面我們將測試非控制句是否也有兩種解讀。首先看以下例句：

(31) 阿明乞個學生拍。(歧義句)

解讀一：阿明被一個/*那個學生打了。(長被動句)

解讀二：阿明由著一個/那個學生打。(允讓句)

例 (31) 在澄海話中是有歧義的，它既可以解讀為長被動句，也可以解讀為允讓句。當它解讀為長被動句時，按照 Feng (1995) 和 Huang (1999) 的分析，小句中包含一個空算子，空算子雖然從小句動詞「拍」的賓語移至小句 TP 的指定語位置，並與主句的主語「阿明」具有相同的所指，但是空算子與主句主語只是一種同標(co-indexing)關係，而非控制關係，因此，(31) 的長被動句解讀並非是控制句，句中的量名短語「個學生」也只有無定的解讀。當(31)解讀為允讓句時，它在句法上可看作一個控制句，小句中的空代詞 PRO 受到主句賓語「個學生」控制，充當主句賓語的量名短語在此情況下可以有兩種解讀。這兩種解讀的句法結構顯示如下：

- (31') a. $[_{TP} \text{阿明}_i [_{VP} \text{乞} [_{TP} \text{Op}_i [_{TP} \text{個學生} [_{VP} \text{拍} t_i]]]]]$
 b. $[_{TP} \text{阿明} [_{VP} \text{乞個學生}_i [_{CP} \text{PRO}_i \text{拍}]]]$

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只有控制結構中充當賓語控制語的量名短語才有兩種解讀。至於其中的原因，我們認為與量名短語在句法結構中的

位置有關。充當控制語的量名短語從句法上來看是空代詞PRO的先行詞，空代詞PRO的指稱依賴作為先行詞的量名短語，因此，如果量名短語能在語篇中找到先行詞得到有定解讀的話，量名短語作為有定的控制語更容易使PRO得到解讀，因此，控制句中充當控制語的量名短語在保留其無定解讀的情況下，還有可能得到有定的解讀。

3.2 充當介賓的兩種解讀的量名短語

3.2.1 充當介賓的兩種解讀的量名短語：句法表現

雖然第2節的初步觀察發現，充當介詞賓語的量名短語通常都是無定解讀，但在以下例句中量名短語也可以有兩種解讀：

- (32) a. 我對個學生佢伊罵到在哭。
我把一個/那個學生給罵哭了。(受損)
- b. 我佢個學生補習作文。
我幫一個/那個學生補習作文。(受惠)

上面兩個例子中，量名短語「個學生」都有無定和有定兩種解讀。觀察發現，這一句式具有以下特點：首先，量名短語分別由介詞「對」和「佢」引介，它們對應著北方官話的「把」和「給」。這兩個成分早期或許由動詞演化而來，但目前在澄海話中已經喪失了動詞的特性，比如，這兩個成分之後已經無法跟體標記(33)，說明它們已經語法化為了介詞，而這一句式中兩解的量名短語的確是介詞賓語。

- (33) a. 對 (*了/在塊 (著) /過) +NP
b. 佢 (*了/在塊 (著) /過) +NP

第二，具有兩種解讀的量名短語充當介詞賓語時，其句法位置均位於動詞短語VP之前(33)。第三，這一句式中具有兩種解讀的量名短語在充當介賓時，其題元角色只能是受損者(malfactive)或受惠者(benefactive)，表達的語義關係是該論元在某個事件中受惠或者受損。而當量名短語為其他題元角色時，無論它們在動詞短語之前還是之後，只有無定的語義解讀：

- (34) a. 師傅用支刀來雕花。
師傅用一把/*那把刀來雕花。(工具)

- b. 向片牆倚二十分鐘。
向著一面/*那面牆站二十分鐘。(方位)
- c. 我著拍個電話乞個學生。
我得打個電話給一個/*那個學生。(接受者)
- d. 張肖影我夾在本書底。
那張照片我夾在一本/*那本書裡。(處所)
- e. 伊人會在個有好個餐廳點好加菜。
他們會在一個/*那個好餐廳點很多菜。

由以上觀察可以看出，充當介賓的量名短語只有出現在動詞短語之前，並且其題元角色為受損或者受益者時，才會具有兩種解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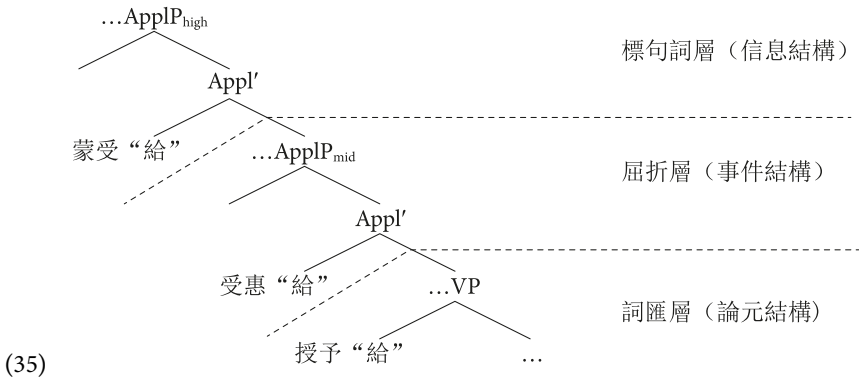
3.2.2 施用結構與量名短語的語義解讀

上節的觀察顯示，只有量名短語在介詞賓語位置充當受損和受惠者時才會有兩種解讀，本節將從句法、語義和語用方面對這一現象加以解釋。

介詞賓語是由介詞引介的旁論元(*oblique argument*)，而非動詞的核心論元，在句法上通常將其看作動詞題元結構擴容之後引入的施用論元(*applied argument*)，其所在結構可看作是施用結構。按照 Pylkkänen (2002; 2008) 的看法，施用結構可分為高階施用結構(*high applicative*)和低階施用結構(*low applicative*)。高階施用結構引入的施用論元包括工具論元(*instrumental argument*)、受益者論元和受損者論元，這些施用論元在句法位置上都處於動詞短語VP之上，從語義關係上來說，表達的是個體與事件之間的關係。低階施用結構引入的施用論元包括接受者(*recipient*)、來源(*source*)等，在句法結構上位於動詞短語之下，語義關係上表達的是個體之間的關係。從具有兩種解讀的量名短語的語法表現來看，它們不僅是由介詞引介的施用論元，同時，在句法位置上高於動詞短語VP，並且表達的是論元與事件之間的關係，顯然，具有兩種解讀的量名短語屬於高階施用結構中的受損或受益論元。

Tsai (2015) 和蔡維天(2017) 運用製圖理論(*cartography*)對漢語的施用結構做了進一步分類，他認為漢語的施用結構根據施用論元的句法位置可以更進一步細分為高階施用結構、中階施用結構和低階施用結構，高階施用結構在標句詞層(*complementizer layer*)，高階施用論元的出現主要與信息結構有關，中階施用結構處於屈折層(*inflectional layer*)，中階施用論元的出現主要與事件結構有關，而低階施用結構處

於詞匯層(lexical layer)，低階施用論元與動詞的論元結構有關。三種施用結構的句法結構可見下圖（蔡維天2017）：



按照蔡維天(2017)的觀點，受損論元應該是由表蒙受意義的輕動詞引入到句法結構中的，在句法上應該處於表達信息結構的標句詞層，而受惠論元是由表受惠意義的輕動詞引入的，在句法上處於表達事件結構的屈折層。照此分析，澄海話中由介詞引入、在句中充當受損或受益論元並且具有兩種解讀的量名短語，在句法結構上應該分別處於標句詞層和屈折層，具體來說，受損論元應該在高階施用短語的指定語 [Spec, Appl_{high}] 位置，而受益論元應該在中階施用短語的指定語 [Spec, Appl_{mid}] 位置。

雖然蔡維天(2017)認為受惠論元的位置並沒有受損論元位置那麼高，它應該屬於IP層面的中階施用結構，不過從澄海話量名短語的語法表現來看，受惠論元與受損論元的語法表現是完全一致的，將受惠論元置於比受損論元低一層的中階施用結構無法得到充分的事實支持，因此，我們同意 Pylkkänen (2002; 2008) 的觀點，受惠論元在句法上理應與受損論元處於同一層級，具體來說，受惠論元也應該處於高階施用結構中。⁴

4. Pylkkänen (2002; 2008) 的分析中，施用結構只被分為高層和低層兩個層面，蔡維天(2017)在此基礎上將施用結構進一步細分為高、中、低三個層面。按照蔡維天(2017)的分析，工具論元是與事件結構有關，因此工具論元的句法位置並不在高層施用結構層面，而應該處於中階施用結構層面。由於它的句法位置不夠高，無法與外部語篇直接接觸，所以，做介賓的工具論元不論其處在動詞短語之前還是之後，都無法得到有定解讀。

至於受損和受惠論元的有定解讀，我們認為與其所處的句法位置有關。從結構上看，高階施用結構所處的CP層面處於句法和語篇的界面(syntax-discourse interface)，而作為高階施用論元的受損和受惠論元更容易受到語篇中的先行詞的約束，較為容易得出有定的解讀。由於充當介詞賓語的量名短語本就具有無定意義的解讀，加之句法結構和語篇的作用，使充當受損者或受益者的量名短語又增加了有定解讀，最終形成了這部分量名短語可同時具有無定和有定兩種解讀的情況。

上述分析將處在介詞賓語位置、充當受惠和受損題元角色的量名短語的有定解讀歸因於其所處的句法位置，即充當受惠和受損論元的量名短語在結構上處於句法-語篇的界面位置，量名短語所在的界面位置使其更容易借助於語篇得到有定的解讀。

3.3 孤島效應與量名短語的語義解讀

上節提到，處在介詞賓語位置、充當受惠和受損題元角色的量名短語的有定解讀與其所處的句法位置有關，只有處於句法-語篇的界面位置充當受惠和受損論元的量名短語，才更容易借助於語篇得到有定的解讀。這一結論可以通過孤島條件的測試得到進一步支持：

- (36) a. $[_{DP} \text{許個}[_{NP}[_{CP} e_i \text{對個學生青罵白罵個}] \text{老師}_i]]$ 著開除。(受損者)
 那個把一個/??那個學生劈頭蓋臉地罵的老師應該開除。(無定/??有定)
- b. $[_{DP} \text{只個}[_{NP}[_{CP} e_i \text{對本作業簿畫到花花個}] \text{囡囡}_i]]$ 乞老師罵。(受損者)
 這個把一本/??那本作業本畫花了的小孩被老師罵了。(無定/??有定)
- (37) a. $[_{DP} \text{許個}[_{NP}[_{CP} e_i \text{恰個學生補習英語個}] \text{老師}_i]]$ 著加工資。(受惠者)
 那個幫一個/??那個學生補習英語的老師應該加工資。(無定/??有定)
- b. $[_{DP} \text{只個}[_{NP}[_{CP} e_i \text{恰本英語書包書皮個}] \text{囡囡}_i]]$ 乞老師表揚。(受惠者)
 那個給一本/??那本英語書包書皮的小孩讓老師表揚了。(無定/??有定)

例(36-37)的兩組例子中，處在介賓位置的量名短語「個學生」、「本作業簿」、「本英語書」仍然是受損和受惠論元，但是與(32)不同的是，這裡的量名短語只有無定解讀，有定解讀基本是不可接受的。可以看出，例(36-37)與(32)中量名短語語義解讀的不同，與這兩組例子

中的量名短語的句法位置有關，(36–37)中的量名短語處於內嵌的關係小句而非句子的主句中，從句法上來說，具有受損和受益題元角色的量名短語應該處於關係小句所在的CP層面，但由於量名短語所在的關係小句與其後的名詞短語構成了一個複雜名詞短語(*complex NP*)，這個複雜名詞短語受到孤島條件(*island condition*)的限制，內嵌小句中的量名短語無法移出孤島，也就無法觸及(*access*)到主句的CP層面，換句話說，關係小句中的量名短語很難與外部語篇發生關係，無法從語篇中找到先行詞。因此，處於內嵌小句中的量名短語雖然與主句中的量名短語具有相同的題元角色，在句法上都處於[Spec, CP]的位置，但由於內嵌CP無法與語篇發生關係，內嵌小句中的量名短語很難得到有定解讀。

與此類似，當處於介賓位置的量名短語充當主語小句中的受損和受惠論元時，也很難產生有定的語義解讀：

- (38) a. [_{CP}[_{TP}[_{CP}陳老師對個學生青罵白罵]個無影無跡事]]。(受損者)
陳老師把一個/??那個學生劈頭蓋臉是捕風捉影的事。(無定/??有定)
- b. [_{CP}[_{TP}[_{CP}個囡囡對本作業簿畫到花花]分人睇著]]。(受損者)
那個小孩把一本/??那本作業本畫花被人看見了。(無定/??有定)
- (39) a. [_{CP}[_{TP}[_{CP}陳老師佢個學生補習英語]個無影無跡事]]。(受惠者)
陳老師幫一個/??那個學生補習英語是捕風捉影的事。(無定/??有定)
- b. [_{CP}[_{TP}[_{CP}個囡囡佢本英語書包書皮]分人睇著]]。(受惠者)
那個小孩給一本/??那本英語書包書皮被人看見了。(無定/??有定)

例(38–39)中的量名短語雖然也是充當受損者(38)和受益者(39)，但是由於它所在的主語小句也會受到孤島條件的限制，因此，量名短語雖然在小句的CP層面，但由於無法觸及到主句的CP層面，很難與外部語篇發生聯繫，從語篇之中尋找先行詞，因此，主語小句中的量名短語，即使充當受益或者受損論元，也很難得到有定解讀。

有趣的是，賓語小句中的量名短語充當受損或受益論元時，仍然可以有兩種解讀：

- (40) a. [_{CP}[_{TP}我聽咁[_{CP}陳老師對個學生青罵白罵]]]。(受損者)
我聽說陳老師把一個/那個學生劈頭蓋臉地罵。(無定/有定)
- b. [_{CP}[_{TP}我聽咁[_{CP}陳老師在佢個學生補習英語]]]。(受惠者)
我聽說陳老師在幫一個/那個學生補習英語。(無定/有定)

例(40)中充當受損和受益論元的量名短語，雖然同樣處於小句之中，但是卻可以有無定和有定兩種解讀，原因在於賓語小句在句法上不屬於孤島成分，其中的論元可以與外部語篇發生聯繫，從語篇中找到先行詞，這就使得賓語從句中的量名短語可以產生有定的解讀。

從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主句以及非孤島成分中具有受損和受惠題元角色的量名短語之所以可以有有定的語義解讀，是因為這些結構中的量名短語所處的句法位置，為其接觸到外部語篇中的先行詞提供了可能性，而類似關係小句和主語小句這些孤島成分中的量名短語，雖然它們具有相同的題元角色，但由於孤島效應的限制，無法觸及到外部語篇中的先行詞，因此喪失了得到有定解讀的可能性。從這一意義上來說，介賓結構中的量名短語，其有定解讀一方面與其句法位置有關，即較高的句法位置為其有定解讀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也與其跟外部語篇的聯繫有關，只有當外部語篇能為其提供先行詞的情況下，量名短語的有定解讀才能實現。

量名短語除了在介賓位置、充當受惠或受損論元時，其有定義會受到孤島條件的限制外，我們發現控制句中量名短語的有定解讀同樣會受到孤島條件的限制：

- (41) a. $[_{DP} \text{許個}[_{NP}[_{CP} e_i \text{害個學生 } j[_{CP} \text{PRO}_j \text{考無清華個} \text{老師}_i]]] \text{乞人開除去。}$
 (複雜名詞短語)
 那個害一個/??那個學生考不上清華的老師被開除了。
- b. $[_{DP} \text{許個}[_{NP}[_{CP} e_i \text{乞個學生 } j[_{CP} \text{PRO}_j \text{入來補考個} \text{老師}_i]]] \text{乞人開除去。}$
 那個讓一個/??那學生進來補考的老師被開除了。
- (42) a. $[_{CP} [_{TP} [_{CP} \text{陳老師害個學生 } i[_{CP} \text{PRO}_i \text{考無清華} \text{個豈是真實個}]]] ?$ (主語小句)
 陳老師害一個/??那個學生考不上清華是不是真事兒?
- b. $[_{CP} [_{TP} [_{CP} \text{陳老師乞個學生 } i[_{CP} \text{PRO}_i \text{入來補考} \text{個豈是真實個}]]] ?$
 陳老師讓一個/??那個學生進來補考是不是真事兒?

上面兩組例子是控制句中的量名短語分別處於複雜名詞短語(41)和主語小句(42)中的情況，雖然量名短語在兼語句中充當賓語控制語時可以有無定和有定兩種解讀，但在複雜名詞短語和主語小句中，量名短語只有無定解讀，有定解讀非常難以接受，原因同樣是由於孤島條件的限制，使作為賓語控制語的量名短語無法從語篇中找到先行詞，因此，量名短語難以得到有定解讀。

與孤島成分中的量名短語不同，控制句中的量名短語如果出現在賓語小句時，其語義解讀不受影響：

- (43) a. $[_{CP} [_{TP} \text{我聽但}[_{CP} \text{陳老師害個學生} i_{CP} \text{PRO}_i \text{考無清華}]]]$ 。(賓語小句)
我聽說陳老師害一個/那個學生考不上清華。
- b. $[_{CP} [_{TP} \text{我聽但}[_{CP} \text{陳老師乞個學生} i_{CP} \text{PRO}_i \text{入來補考}]]]$ 。
我聽說陳老師讓一個/那個學生進來補考。

例(43)顯示，當控制句中充當賓語控制語的量名短語出現在賓語小句中時，量名短語仍然具有無定和有定兩種解讀，原因在於賓語小句不是孤島成分，不會阻礙量名短語在語篇中尋找先行詞。

值得注意的是，控制句中充當賓語控制語的量名短語雖然句法位置沒有受損和受惠論元那麼高，但從孤島條件的測試中可以看出，控制句中量名短語的有定解讀也與語篇有關，即量名短語的有定解讀也是由語篇中的先行詞賦予的，一旦將量名短語與語篇中先行詞的關係切斷，其有定解讀便不復存在。至於量名短語為何在某些語境下需要得到有定的解讀，我們猜測是由於量名短語需要充當另一個成分PRO的先行詞，而有定解讀更容易使PRO的身份得到辨識。

4. 量名短語的句法結構與語義解讀

從上述討論可以看出，澄海話的量名短語在主語位置基本上都是無定解讀，在賓語位置通常是無定的，而當其充當控制句的賓語控制語、或者在主句和非孤島成分中以受損或受益題元充當介詞賓語時，可以有無定和有定兩種解讀，其他情況下，量名短語都表達無定意義。澄海話量名短語的句法位置與語義解讀之間的關係可重新修改為表3。

從表中可以看出，澄海話的量名短語只有在主語位置或者特定的賓語位置才會產生有定解讀，換句話說，量名短語的有定解讀是有標記的，需要一定的限定條件，而無定解讀是無標記的。

表 3. 澄海話量名短語的句法位置與語義解讀

句法位置	語義解讀	
	有定	無定
主語	+	-
賓語 一般情況	-	+
賓語出現在句首	+	-
控制句的賓語控制語	+	+
充當受損/受惠題元的介詞賓語	+	+
主句及非孤島成分	+	+
孤島成分	??	+

上述觀察顯示，量名短語雖然能夠得到有定解讀，但其有定解讀受到嚴格的條件限制，並且其有定意義很多情況下是可以取消的，這與其他的有定名詞短語完全不同，比如英語中帶定冠詞*the*的名詞短語以及漢語中帶指示代詞「這、那」的名詞短語等，這些短語的有定解讀不會受到任何句法或語義條件的限制。從句法上來看，表達有定意義的定冠詞位於有定名詞短語DP的中心語位置，指示代詞在句法上處於有定名詞短語DP的指定語位置，由於DP的中心語位置或指定語位置被定冠詞或指示代詞佔據，這些有定名詞短語在句法上都是完整的DP (full DP)。澄海話的量名短語與這些帶定冠詞和指示代詞的名詞短語不同，它們既可以表達有定意義也可以表達無定意義，按照Cheng & Sybesma (1999; 2002)的分析，粵語中的無定和有定量名短語在句法上並未投射為DP，而是分別投射為數量短語NumeP和量詞短語CIP:

- (44) a. 無定名詞短語: $[_{\text{NumeP}} \text{Nume}^0 [_{\text{CIP}} \text{CI}^0 [_{\text{NP}} \text{N}^0]]]$
 b. 有定名詞短語: $[_{\text{CIP}} \text{CI}^0 [_{\text{NP}} \text{N}^0]]]$

按照上面的結構，漢語無定名詞短語的最大投射是數量短語NumeP，而有定名詞短語的最大投射為量詞短語CIP。類似粵語和溫州話這些量名短語具有有定解讀的方言，有定量名短語直接投射為CIP，而普通話的光杆名詞短語充當有定名詞短語時，Cheng & Sybesma (1999; 2002)認為，它在句法上也投射為CIP，由於CIP的中心語由表達有定意義的

t-算子佔據，需要通過名詞N到量詞CI的移位，使t-算子顯現出來。與有定名詞短語相比，無定名詞短語在結構上更為複雜，它比有定名詞短語在句法上多出一個層級NumeP，Nume的一個作用是將其下層CIP所帶的有定特徵消除，使其變為無定名詞短語。這兩種句法結構雖然區分了兩種不同解讀的量名短語，但仍有一些問題無法解決，其中包括：為什麼人稱代詞、帶指示代詞的名詞短語在句法上投射為DP，而量名短語、光杆名詞短語作為有定名詞短語卻要投射為CIP？為什麼無定名詞短語需要首先取消有定特徵？理論上來說，DP層面與指稱(reference)有關，因此充當論元的名詞短語，無論是有定還是無定最終都應投射為DP，但上面的兩個結構中，有定量名短語不僅與其他有定名詞短語的結構不同，甚或其句法層級比無定名詞短語還要低，同時，無定名詞短語在投射時需要首先取消有定特徵，這樣的操作是否違反了經濟原則都值得進一步商榷。

鑒於上述問題，我們認為澄海話的兩種量名短語在句法上都應該投射為DP，但量名短語投射的DP與真正的有定名詞短語投射的完整DP不同，量名短語雖然在結構上是DP，但其所在DP的中心語位置是空的，量名短語所在的DP應該是一個不完整的DP(defective DP)。從句法上說，量名短語所在的DP，其空的中心語D需要被適當管轄(properly governed) (Longobardi 1994; Huang et al. 2009等)，亦即空的中心語需要在句法上有允准者(licensor)，這就解釋了為什麼量名短語的語義解讀需要受到外部條件的制約，原因在於量名短語的語義解讀是由其外部的允准者決定的，允准者性質的不同決定了量名短語語義解讀的不同。從句法分佈上來看，無定的量名短語都出現在賓語位置，它需要受到詞匯管轄(lexically governed)(Longobardi 1994; Li 1998)，我們假設賓語所在VP的附接語(adjunct)位置有一個存在算子(Diesing 1992; Yen-hui Audrey Li 1998; Huang et al. 2009)，這個算子可以約束量名短語所在DP的空的中心語，使其得到無定解讀。有定量名短語與此稍有不同，由於量名短語的有定意義與外部語境有關，即語境中需要有一個顯著的個體(contextually salient entity)作為量名短語的先行詞，我們認為有定量名短語所在的句子中，CP之上還有一個與語境有關的短語Dis(course)P，DisP中含有一個說話雙方已知的個體，這個已知個體為先行詞為空的D賦值，使D與先行詞形成同指關係(coreference)，並成為空的中心語D的允准者，由於DisP中的先行詞與空的中心語D還具有

成分統制關係，因此，兩者之間的關係更像是一種語篇上的控制關係 (discourse control)。

需要注意的是，理論上來講，DisP在句法上可以有兩個位置：句子層面或者DP短語層面。結合有定量名短語的句法分佈和語用要求，特別是有定意義的解讀需要在語境中有一個說話雙方已知的個體存在，我們認為將DisP分析為句子結構的一部分更為合理，如若分析為DP的一部分，無法解釋為何量名短語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有有定解讀，特別是無法解釋孤島條件對有定解讀的限制。不過，DisP應該在結構上比通常認作左緣結構的CP要高，應該是語用信息在句法結構上的體現。作為體現語用信息的短語，並不是每個句子都必須有DisP (類似於「言語行為短語」SAP)，只有當語境信息會對句法結構產生影響的時候才會出現。有定解讀的量名短語類似於照應語 (anaphor)，需要有一個先行詞給它賦值(assign value)，如果先行詞不存在，量名短語只能是無定解讀。我們也意識到，DisP中先行詞的存在雖然是量名短語有定解讀的必要條件，但並不是量名短語有定解讀的充分條件，只有當句子結構允許，例如量名短語在結構上可以觸及 (access)到外部語境中的先行詞，並且說話人希望量名短語有所指時，才有可能使量名短語產生有定解讀。

從上述討論可以看出，有定的量名短語與真正的有定名詞短語表面看來都是DP，但由於量名短語是不完整的DP，其有定解讀均受到外部語境的制約，因此，雖然表面上有定和無定的量名短語形式相同，但其句法結構並不相同。完整的DP與不同語義解讀量名短語的句法結構顯示如下：

- (45) a. [_{DP}這_{[CIP}本_{[NP}書]]] (完整DP)
 b. [_{VP}Op_i [_{VP} V_{[DP} D_i [_{CIP}本_{[NP}書]]]]] (無定量名短語)
 c. [_{DisP}NP_i [_{CP}[_{IP}..... [_{DP} D_i [_{CIP}本_{[NP}書].....]]]]] (有定量名短語)

例(45)顯示，雖然同為DP，但量名短語所在的DP與完整DP在結構上並不完全相同。完整DP的中心語D被有定成分佔據，無需進行額外的句法操作，而量名短語都是中心語為空的DP，空的中心語D是一個變量(variable)，需要依靠外部算子或先行詞為其賦值，無定量名短語需要在VP附加語位置的存在算子為其賦值，而有定量名短語則依靠語境DisP中的先行詞為其賦值。結構上的差異帶來了它們在語義解讀上

的細微差別，之前就有研究（Tomioka & Kim 2017；吳義誠2018等）指出，有定解讀可以從語義和語用兩個層面進行解析，語義上的有定解讀通常有特定的語法形式，比如由英語定冠詞*the*引出的名詞短語，其有定意義不會受到語境或句法位置的限制，同時其有定意義是無法被取消的，漢語中[指示代詞+量詞+名詞]形成的完整DP顯然應該屬於語義有定短語。語用有定與之不同，它會受到語境和句法位置、句法結構的影響，並且語用有定意義是可以被取消的。

如果從語義有定和語用有定角度進行區分的話，主語位置的量名短語，它們的有定解讀更像是語義有定，因為除了存現句的內主語外，處在主語位置的量名短語無一例外都是有定解讀，即使小句主語並不在句首位置仍然具有有定解讀，並且主語位置的有定解讀是不可取消的。不過需要注意的是，主語位置的量名短語的使用也是有條件的，量名短語要麼需要有語境的支持，即量名短語所指代的名詞需要在說話場景中出現，要麼說話人(*speaker*)和聽話人(*hearer*)都知道量名短語的所指是什麼，因此，量名短語在這些位置的有定意義解讀也與語篇-關聯(Discourse)-linking)(Pesetsky 1987; 2000)有關，從這一意義上來說，量名短語在主語位置的有定解讀實際上也受到語篇的制約，也不完全是純粹的語義層面的有定解讀。

至於賓語位置有兩種解讀的量名短語，它們的有定解讀應該完全是語用解讀，這可以從它們的語法表現得到證明。如前所述，量名短語在賓語位置的有定解讀是有條件的，只有當語境DisP中存在一個個體充當量名短語的先行詞，並且量名短語出現在特定的句法位置時，比如上文觀察到的控制語位置和高階施用論元位置，才能得出有定的解讀，但即便如此，它們的無定解讀仍然存在，有定的解讀是可取消的，並且量名短語的有定解讀還會受到孤島條件的限制，說明量名短語在特定句法位置的有定解讀是在一定的句法條件下、通過語用推理(pragmatic inference)得出的解讀，而非語義限制(Tomioka & Kim 2017)的結果。從這一角度來看，賓語位置量名短語的優先解讀應該是無定解讀，而有定解讀更像是一種最後手段(*last resort*)，只有當句法、語用條件都得到滿足的時候，才會產生有定解讀。對賓語位置量名短語的語義解讀可以歸納如下：

- (46) 賓語位置的量名短語解讀為有定意義當且僅當句法、語用條件都得到滿足；否則，賓語位置的量名短語解讀為無定意義。

澄海話量名短語的句法分佈及其語義解讀的關聯並非孤例，量名短語在其他方言中的語義解讀（Zhang & Tang 2010；張慶文、鄧思穎 2014），例如，香港粵語、粵語勾漏片的廣東開建話、廣西賀州土話、吳語的浙江溫州平陽甌語和江蘇吳江話，與本文調查的澄海話的量名短語基本一致，即量名短語的無定用法是無標記的，而有定用法是有標記的，量詞本身並不表示有定意義，量名短語的有定意義是由其句法位置和所處語境給與的。從現有的語料來看，量名短語中的量詞在句法上充當DP中心語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5. 結論

本文對廣東潮汕地區澄海話中的量名短語進行了考察，主要考察澄海話量名短語的句法位置及其語義解讀之間的關係。調查發現，澄海話的量名短語在主語位置時，其語義解讀基本都是有定的，而當量名短語處於賓語位置時，其語義解讀基本是無定的。如果量名短語是控制句中的賓語控制語，或者量名短語是以受損或受惠題元角色出現在主句或非孤島成分中的介詞賓語的位置時，其語義解讀無定、有定皆可。我們認為，量名短語有定、無定兩種解讀情況的出現，與其句法位置及所處的語境密切相關，當其充當後續空代詞PRO的先行詞或者處在主句CP層面時，更容易得到有定的解讀，同時量名短語原有的無定解讀仍然保留，由此造成了量名短語兩種解讀的情況。對量名短語語義解讀的進一步分析發現，雖然主語位置的量名短語都解讀為有定意義，主語位置的量名短語更像是語義上的有定，但更深入的分析發現，主語位置量名短語的有定意義實際上也是受D-linking條件制約的，亦即量名短語的先行詞必須在語境之中或者在說話人和聽話人雙方的共同知識之中，因此，從這一意義上來說，主語位置的量名短語的有定解讀仍然受到語用條件的制約。量名短語在正常賓語位置的有定解讀是明顯的語用有定，這不僅表現在量名短語的有定解讀受到句法結構及句法位置的限制，同時表現在這種有定意義只是一種傾向性解讀，並且其有定意義是非常容易被取消的。

謝辭

本文曾在第四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2018年6月15–16日，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及第八屆形式語言學國際研討會（2018年11月24–25日，杭州：浙江大學）上宣讀，感謝（按漢語拼音順序）蔡承佑、鄧思穎、郭必之、金晶、Paul Law、林華勇、盛益民等學者的意見和建議，李豔惠教授也曾在個人交流中為本文提出許多建議，對她的幫助我們深表謝意！同時，感謝本文匿名審稿人對文章提出的寶貴意見，當然文中舛誤概由作者負責，與他人無關。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生成語法的漢語研究與新時代漢語語法理論創新」（項目編號：18ZDA291）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 Abney, Steven Paul. 1987. *The English noun phrase in its sentential aspect*. Cambridge: MIT. (Doctoral dissertation.)
- Chao, Yue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eng, Lisa Lai-Shen & Sybesma, Rint. 1999. Bare and not-so bare NPs and the structure of NP. *Linguistic Inquiry* 30(4). 509–542. <https://doi.org/10.1162/002438999554192>
- Cheng, Lisa Lai-Shen & Sybesma, Rint. 2005. Classifiers in four varieties of Chinese. In Cinque, Guglielmo & Kayne, Richard S.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syntax*, 259–29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eng, Lisa Lai-Shen & Sybesma, Rint. 2012. Classifiers and DP. *Linguistic Inquiry* 43(4). 634–650. https://doi.org/10.1162/ling_a_00109
- Cheng, Zhenquan (成鎮權). 2007. Zaitan “jianyu shi” 再談「兼語式」 [A revisit to pivot construc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語言教學與研究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2007(6). 7–14.
- Choi, Jinyoung & Romero, Maribel. 2008. Rescuing existential free choice items in episodic sentences. In Bonami, Olivier & Cabredo-Hofherr, Patricia (eds.) *Empirical issues in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7, 77–98. Paris: CNRS.
- Diesing, Molly. 1992. *Indefinite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Dobrovie-Sorin, Cannen. 1997. Types of predicates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existential readings. In Lawson, Aaron (ed.), *Proceedings of SALT 7*, 117–134.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https://doi.org/10.3765/salt.v7i0.2796>
- Fan, Jiyan (范繼淹). 1985. Wuding NP zhuyuju 無定NP主語句 [The construction with indefinite NP subjects].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85(5). 321–328.
- Feng, Shengli. 1995. GB-theory and the passiv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1. 1–28.
- Huang, C.-T. James. 1982. *Logical relations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 Cambridge: MIT. (Doctoral dissertation.)
- Huang, C.-T. James. 1984.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reference of empty pronouns. *Linguistic Inquiry* 15(4). 531–574.
- Huang, C.-T. James. 1999. Chinese passiv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9(4). 423–509.

- Huang, C.-T. James & Li, Yen-Hui Audrey & Li, Yafei. 2009. *The syntax of Chines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1139166935>
- Kuroda, S.-Y. 1972. The categorial and the thetic judgement.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9(2). 153–185.
- Lee, Hun-Tak Thomas. 1986. *Studies on quantification in Chinese*. Los Angeles: UCLA. (Doctoral dissertation.)
- Li, Yafei. 1995. The thematic hierarchy and causativity.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13(2). 255–282. <https://doi.org/10.1007/BF00992783>
- Li, Yen-hui Audrey. 1998. Argument determiner phrases and number phrases. *Linguistic Inquiry* 29(4). 693–702. <https://doi.org/10.1162/ling.1998.29.4.693>
- Li, Yen-hui Audrey. 1999. Plurality in a classifier languag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8(1). 75–99. <https://doi.org/10.1023/A:1008306431442>
- Longobardi, Giuseppe. 1994. Reference and proper names: A theory of N-movement in syntax and logical form. *Linguistic Inquiry* 25(4). 609–665.
- Lu, Shuo (陸燦) & Pan, Haihua (潘海華). 2009. Hanyu wuding zhuyu de yuyi yunzhun fenxi 漢語無定主語的語義允准分析 [The semantic licensing conditions of indefinite subjects in Mandarin Chinese]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09(6). 528–537.
- Pesetsky, David. 1987. *Wh-in-situ: Movement and unselective binding*. In Reuland, Eric J. & ter Meulen, Alice (eds.), *The representation of (in)definiteness*, 98–129.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Pesetsky, David. 2000. *Phrasal movement and its ki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https://doi.org/10.7551/mitpress/5365.001.0001>
- Pollock, Jean-Yves. 1989. Verb movement, universal grammar and the structure of IP. *Linguistic Inquiry* 20(3). 365–424.
- Pylkkänen, Liina. 2002. *Introducing arguments*. Cambridge: MIT. (Doctoral dissertation.)
- Pylkkänen, Liina. 2008. *Introducing argument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https://doi.org/10.7551/mitpress/9780262162548.001.0001>
- Schubert, Lenhart K. & Hwang, Chung Hee. 1989. An episodic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for narrative texts. In Brachman, Ronald J. & Levesque, Hector J. & Reiter, Raymond (eds.), *Proceedings of the 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inciples of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and Reasoning*, 444–458. San Francisco: Morgan Kaufmann Publishers.
- Simpson, Andrew. 2005. Classifiers and DP structure in Southeast Asia. In Cinque, Guglielmo & Kayne, Richard S.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syntax*, 806–83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zabolcsi, Anna. 1994. The noun phrase. In Kiefer, Ferenc & Kiss, Katalin E. (eds.),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of Hungarian* (Syntax and Semantics 27), 179–274.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Tang, Chih-Chen Jane. 1990. *Chinese phrase structure and the extended x' the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Tang, Sze-Wing (鄧思穎). 2010. *Xingshi Hanyu jufaxue* 形式漢語句法學 [Formal Chinese syntax].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al Press.
- Tomioka, Satoshi & Kim, Lan. 2017. The give-type benefactive constructions in Korean and Japanes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26(3). 233–257. <https://doi.org/10.1007/s10831-017-9158-9>

- Tsai, Wei-Tien Dylan. 2001. On subject specificity and theory of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0(2). 129–168. <https://doi.org/10.1023/A:1008321327978>
- Tsai, Wei-Tien Dylan (蔡維天). 2010. Tan hanyu motaici fenbu yu quanshi de duiying guanxi 談漢語模態詞分佈與詮釋的對應關係 [On the syntax-semantics correspondences of Chinese modals].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10(3). 208–221.
- Tsai, Wei-Tien Dylan. 2015. A tale of two peripheries: Evidence from Chinese adverbials, light verbs, applicatives and object fronting. In Tsai, Wei-Tien Dylan (ed.), *The cartography of Chinese syntax*, 1–3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sai, Wei-Tien Dylan (蔡維天). 2017. Jiwuhua, shiyong jiegou yu qingdongci fenxi 及物化、施用結構與輕動詞分析 [Transitivity, applicative constructions and analysis of light verbs]. *Gendai Chugoku Kenkyu* 現代中國語研究 [Contemporary Research in Modern Chinese] 19. 1–13.
- Wu, Yicheng (吳義誠). 2018. Yufaxing yu yuyongxing—Hanyu mingci duanyu zuo youding jiedu de shizhi 語法性與語用性—漢語名詞短語作有定解讀的實質 [Grammaticality and pragmaticity: On the nature of definitely interpreted NPs in Sinitic languages]. *Dangdai Yuyanxue* 當代語言學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20(4). 497–515.
- Wu, Yicheng & Bodomo, Adams. 2009. Classifier ≠ Determiners. *Linguistic Inquiry* 40(3). 487–503. <https://doi.org/10.1162/ling.2009.40.3.487>
- Wurm, Stephen A. & Liu, Yongquan (eds.). 1987. *Language atlas of China: Chinese dialects in China*, vol. 1. Hong Kong: Longman Group.
- Xing, Xin (邢欣). 1990. *Lun "dixi shi" 論「遞系式」* [On the copular construction].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Xu, Liejiong. 1997. Limitation on subjecthood of numerically quantified noun phrases: A pragmatic approach. In Xu, Liejiong (ed.), *The referential properties of Chinese noun phrases*, 25–44. Paris: EHESS.
- Zhang, Qingwen & Tang, Sze-Wing. 2010. CI-NP phrases in five Chinese dialects. (Paper presented at 18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 22nd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Cambridge (MA), 20–22 May 2010.)
- Zhang, Qingwen (張慶文) & Tang, Sze-Wing (鄧思穎). 2014. Gongxing yu chayi: Yue fangyan mingci duanyu yanjiu 共性與差異：粵方言名詞短語研究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 study of nominal phrases in Cantonese]. *Yuyan ji Yuyanxue* 語言暨語言學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5(5). 733–760.
- Zhang, Xiaorong (張孝榮) & Zhang Qingwen (張慶文). 2014. Xiandai Hanyu jianyuju zhong de kongzhi zaiyanjiu 現代漢語兼語句中的控制再研究 [Control in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revisited].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外語教學與研究 [Foreign Languages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14(5). 643–655.
- Zhu, Dexi (朱德熙). 1982. *Yufa jiangyi* 語法講義 [Lecture notes on grammar].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Semantic definiteness or pragmatic definiteness: Evidence from two interpretations of CI-NPs in the Chenghai dialect

By examining the CI-NP phrase in the Chenghai dialect,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its syntactic distributions and semantic interpretations. It is observed that CI-NPs at subject position are generally encoded definitely and those at object position are interpreted indefinitely. Exceptions are observed that CI-NPs at object position can be encoded definitely and indefinitely when they are object controllers in the control construction or with malfactive or beneficiary thematic roles when acting as prepositional objects. We assume that the definite and indefinite interpretations of CI-NPs are due to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syntactic constraints and discourse support. Syntactically, CI-NPs are all DPs with an empty head D, which is assigned value by an existential operator when interpreted indefinitely or by the antecedent in Dis(course)P when encoded definitely. The definite interpretation of CI-NPs is thus considered to be a pragmatic one.

Keywords: CI-NP, definite, indefinite, syntactic constraint, discourse

Authors' addresses

Qingwen Zhang (corresponding author)
Centre for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2 Baiyun Dadao Bei
Guangzhou, Guangdong 510420
P.R. China
zhangqw@gdufs.edu.cn

Publication history

Date received: 2 April 2019
Date accepted: 21 February 2020
Published online: 13 June 2022